

一七令·夏

□ 洪福良

夏。
澄空，
旷野。
北斗横，
银河挂。
鸟语山涧，
蝉鸣柳下。
明月落香笺，
纤云撕绣帕。
熏风落燕楼阁，
小扇流萤水榭。
临窗听雨赋清诗，
行岸送荷描锦画。

一斛珠·夏日游山吟笔

□ 白凤梅

晴空万里。
回廊独享山林谧。
水湄柳岸栖诗意。
侧耳聆听，
蛙鸟合鸣曲。
曼舞轻歌当爽逸。
心头块垒随风去。
眼前山水收吟笔。
返朴归真，
阙阙清词丽。

绿色的海洋

□ 李文江

读书能陶冶情操，也能开拓视野。字里行间所表达的思想，足可以窥见一个作家的灵魂。

听一位写网络小说的大姐讲，她有一位朋友，把他刚完成的一部小说分享给她欣赏，看不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。她质问作者，你敢把它拿给你自己的孙子看吗？这话问得作者面红耳赤，无话可说。这样的小说是不健康的，有的作者却还要向外传播，可见其内心之龌龊。

在当今这个新媒体盛行的时代，人人都可以在个人平台上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。而有些作品，有的编者和作者不懂文体，不懂语法和修辞，多数是语无伦次，没有一点章法。读了，让人啼笑皆非。我喜欢读期刊及日报公众号上推出的文学作品，作品质量上都比较上乘。当然，有个别文学作品有时也令人费解。

去年，有位作家朋友发来一个在省级文学杂志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的链接。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表现手法，讲述一位背景离乡的务工者，来到“我”所在的这座城市，“我”的妻子经常找他帮忙搬一些沉重的物品。一来二去，“我”与他相识，成了朋友。“我”第一次去务工者的出租屋时，务工者却以各种理由不肯让我进屋。后来，“我”又一次去了务工者住的地方，房东告诉“我”，务工者老家的亲人病了，他回乡下去了。而“我”在那间出租屋里，看到了他不想让“我”看到的“狼藉”。小说到此结束了。

读完这篇小说，与其说里面充斥着人性的思考，不如说里面蕴涵着作者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人们的蔑视和嘲讽。

记得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有篇去年发表的短篇小说《老疯头》。小说讲述“我”下海去捞海参，被老疯头发现了，“我”想避开老疯头的视线，找机会上岸，可一连几次都未能如愿。因为我在海里游，他在岸边以同样的速度行走。等我最终拖着疲惫和冰冷的身躯上岸时，老疯头搀扶着我，来到为我点燃的火堆旁，让我烤火取暖，只说了我几句，就离开了。抛下我，还有地上袋子里的海参。乍一看，老疯头没有对集体的财产尽职尽责，但他心底的善意一下子呈现出来了。

同样是欣赏作品，感受是不一样的。一味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，就会忽略了文学是“人学”这一宗旨。还有的作品篇幅过长，经过巧妙构思和语言垂炼，几千字就可以写就的一篇散文，却足足写了几万字，甚至十几万字。那篇幅长度从东海之滨，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的脚下。甚至，恨不得绕着地球转一圈儿。试想，谁有时间和耐心读这么长篇幅的东西呢？

文学是个百花园，有鲜花，还有小草，喜欢什么的都有。而我渴望读到的文学作品，是清新的，积极向上的，是充满了正能量的，更应该是凝聚精华的。

如果让我遨游在浩瀚的书海里，我愿泛舟摇橹驶向那片绿色的海洋。

今晚我拧亮一枚月亮

□ 陈安辉

今晚我拧亮一枚月亮
和窗外蟋蟀的窃窃私语
有一大把宽宽松松的时光
等一箫一剑走进我的江湖
你轻驾一缕春风
还可以穿着古老的法袍
踏着竹梯走来

一种庄重
亦或其他什么模式迎接你
一盏氤氲的香茗
给你最有力的拥抱
霸气的剑光被
我呼吸温暖渐渐融化了
箫孔飞出一群白鸽
在我的林间做巢……

七绝·夏日咏荷

□ 慕朝霞

荷花仙子盈盈笑，
暑气难消暑水凉。
玉立婷婷尘不染，
诗情画意墨中藏。

波森特之歌

□ 陈岩

庄园

波特庄园诗意浓，
高天厚土景阳东。
蟾宫移下蟾中桂，
水稻摇生水面风。
欲绘丹砂羞点点，
当描红粉意充充。
“教包相会”音犹在，
“六产融资”不世功。

海棠花

波特庄园春纵横，
宛如尘世列仙宫。
海棠飘逸花千树，
蝶影轻浮绿万丛。
芬艳盈馨腾紫气，
清香烂漫荡辉风。
婷婷婀娜娇羞貌，
蒙古勒津一抹红。

绿色台唤

隆冬时节喜联翩，
舞步轻盈美若仙。
锣鼓铿锵惊耳际，
霓虹闪烁动心弦。
和谐社会多情致，
绿色家园泛日烟。
祝贺热诚微视友，
开怀生活乐当先。

七律·登乌兰木图山所感

□ 张树伟

名盖辽西欲触天，
白云缥缈我如仙。
乱花障目埋三径，
崎路通峰过五关。
啸谷松风俗念净，
吟歌夏鸟逸怀恬。
虽临致仕神犹壮，
畅惬胸襟万里宽。